

俄國經濟政策

王國

一九二六年九月再版

(定價大洋三角)

譯述者 王國源

發行所 三民出版部

分售處 各大書店

俄國新經濟政策

新經濟政策，不是經濟改良政策，也不是向資產階級讓步的經濟政策，更不是脫離了共產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而是在經濟落後的國家以革命剷除了一切障礙工農專政向着共產社會主義道路上走的建設共產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政策，這是研究政治經濟的人們，更應當注意的地方，我把蘇聯實行新經濟政策後的狀況，很單簡的說一說：

凡是以科學方法研究政治經濟的人，誰也知道生產非發達到一定的程度（最高程度）是不能夠實行共產的，可是在經濟落後的國家，社會革命合了條件，依然要發生的，還可以成功，不過要達到最後的目的（共產社會）當然要提高生產，建設共產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十月革命後，廢除金錢，打破私有，因這個原故，就形成了農人無錢買製造

俄國新經濟政策

二

品，工人不能得食料及農產的剪刀式，工農相離，與生產發達上有很大的危險，再加這是國家力量薄弱，不能把一切生產機關恢復並擴充，于是產生新經濟政策，承認私有而加以限制：使用金錢可以有限制之範圍內自由買賣，由最高經濟委員會，使工農生產有計劃並進行以合剪刀。原來機器的工業生產是團體性的，手工的農業生產是分散的，故農業生產對工業生產要落後，新經濟政策對農村生產，使其共同協作，由國家幫助，創用電力，提高農民生產，即使農村電氣化，農民團體生產化，這是建設共產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事實，至于合作社，消費社，及一切團體詳細組織，對工業生產，自十月革命後，一切工廠停頓，國家無力把他全部恢復起來並擴充，所以就讓人經營而加以限制，這樣就把全部生產機關恢復，生產力增加，大多數的大生產機關，均在國家手中，將來私人營業是競爭不過國家終要歸消滅的。蘇

聯一九二五年生產已恢復到戰前百分之八十，這是新經濟政策之成功，有人說新經濟政策是改良，是讓步，是離開了共產社會主義的道路，話，現在根據俄政治經濟狀況深刻的研究

(一)

俄國革命第二年，即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日頒布，把舊制度徵收農民的五穀一條廢了，改為農民收入的五成繳納國家，在其中取徵全數的幾分之幾，即是納稅制度，但是農民仍納稅，這種制度並未實行。到去年（一九二二）漸漸恢復和平狀態，於三月二十日頒布全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再犯從前的半地租制討論了一次。依此布告把從前徵收穀物制度是廢止了的，於是農民應納納稅的制度遂實現了。這種制度，要算俄國的新經濟政策的基础，其當然的結果（一）從來國家獨占穀物制度廢除。（二）農民給國家納稅後剩餘的農產

物，可以在市場中自由買賣，即是不管好歹如何，而小規模的地方的自由商業從此復活起來了。(二)因此工業方面有資本家和國家合辦的企業，工廠的一部分，可以借給國體和個人。(四)雖是外國人的財團，與資本家，對於天然的財源，或一定的事業，許其租借，又有六月十二日的布告對付此種變化，即(五)財政上的政策一改變，郵政，電信，鐵道等，規定成一定的金額，更依十一月十三日的布告，應付金融上的要求，於是開設國立銀行。

採用這類新經濟政策，很受資本主義的世界，反對共產主義者和降伏無產階級者的歡迎。第二國際的社會主義改良派，對於現社會主義實現的方法，證明共產主義者見解的錯誤，而反誇自己們的識見高明。可是還不止資本主義的世界與第二國際的改良主義者。在共產主義者的左邊站起的人，看了這新經濟政策，亦以爲：『蘇維埃政府對

於農民一讓步，早就失掉了無產階級政府的性質』。進一步說，一般人聽得新經濟政策的消息，忽然大聲叫起來：『俄國的光榮，已經過去了！世界的人們，得了這種消息，心也冷了，一陣陣悲慘起來了！我的悲歎的心！放雄些！再來繼續的奮鬥啣！』(Shilpa-Boc-zhd女士)俄國的新經濟政策，在無產階級的獨裁或制限之下的資本主義的生產，許可其生產物的資本主義的交換。即是許可資本主義生在無產階級獨裁或制限之下的種種新方法。單是這點意味，已足助資本主義的世界要驅逐無產主義者的高聲喝采。往往說：現在俄國的共產主義者列寧常常說明新經濟政策，愛用那『在經濟的戰線上打敗仗』『共產主義的一步退却』等話來撐場面。

這樣看來新經濟政策的採用在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的進展上，到底有什麼意義呢？在馬克斯的學說上觀察起來，又有什麼意義呢？這

是極有趣味的一種問題。本想先從經濟政策和馬克斯學說的關係上着手研究，可是對於新經濟政策採用的路徑與實際的情形也不能不常常放在眼目中。

(一)

一九一七年一月七日爲勞働政府的成立期，國家的政權從此就該無產階級執掌了，同夜，對於土地的處置問題，也宣布告示，把大地主的土地，寺院和尚們的領地，和皇帝家的土地，統統一齊沒收，皆爲國有，即是人民全體都有份了。第二年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的布告，居然承認這種原則爲金科玉律。可是照原來的規矩，土地既歸國有，應該如何利用處置呢？在刻下的俄國的農業技術的程度，還是不外分給各家族，使他們各自去耕種罷了。因此農民對於土地的分配就有要求了。從那些土地之中把既進步的農業技術所經營的各部分

，或特別共同的適合於應用社會主義的各部分除外，沒收的地面的八分以上的土地，完全分配給農民。土地的原則，土地原歸國有，爲人民全體的東西，受分配的農民，不過僅有使用權而已，可是土地既分給農民的家族去耕作，事實上與土地私有又有什麼分別呢。

於自己的所有生產機關，應用自己的勞動力，造成的生產物，當然是自己的所有物，私有財產的神髓和出發點，就在這裏面。工業方面的手工業，農業方面的小作農夫，就是他的代表制度。但是利用機器的生產機關，爲集會的，社會的，造成資本主義的大工業政策。對於此點却無論如何已經從本來的私有財產主義，跑出軌道了。

因此特別從大地主手裏奪過來的土地，再分配給一般農民，使全體的農民當小地主這件事，還只算得私有財產主義之一種，於是那跟着社會主義的經濟狀況走的極討厭的小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又大繁殖

起來；——不論從那方面說，這種辦法，絕對不是實現社會主義的政策。

說到把沒收的土地，分配給農民這回事，要算社會主義會對於小資本家的生產上，大大的一回讓步。

就農民的心理狀態上說起來在純粹的私有財產主義上立腳的小資產階級的生產，依環境生變化的農民，只是要求土地分配而已。他們時常都在叫「土地國有」！「土地國有」！那不過沒收大地主的土地的意思，絕對不是把那土地當作社會主義的利用的意味，太不澈底了，沒收土地的分配對於農民裏小資本主義的思想，可以說是社會主義讓步的結果。

現在從馬克斯的說法上看來，俄國革命的第一步豈不是就弄錯了嗎？不然那就該和馬克斯一致，依馬克斯說社會主義實現的根本條件

，要生產方法成社會化，社會主義好像把甜柿子接在澀柿子樹枝上一樣，小資產主義的生產制度，不是從社會主義的理想接枝後可以實現的。

若革命後六個月，或一年之間、就有變化農業技術的想像，或者土地不至於分配，——這也不知道的事。但是農業方法的社會化，最少要十年光陰，而且第一步若電氣化政策不實現還不成功。何況農具，家畜，也不够，比從前的農業技術，更加一層原始的狀態，那麼壓做得到呢。假如俄國革命，要在這種經濟狀況的基礎上，做社會主義實現的夢，分配土地的問題也不去從速解決，——那麼俄國無產階級革命與農民之間的連絡一失，立刻破壞，沒有話說。

沒收的土地，大部分是分配給農民的家庭的。

但是照以上所說的樣子，自作小農制度，要算標本的小資產主義的生產制度，應此制度而生起的交換制度，不待說，是自由買賣了。農民自己勞働，自己生產，所生產的東西，自己所有，自己處分的要
求，是自然應該的。

穀物的買賣自由，爲小資產主義的農業的必然要件，也是當然的結果。

在當時的形勢，任隨經濟上的自然却還做不到，各資本主的列國直接間接牽相干涉，依賴他們的資金軍器將校而動作的反革命軍，把俄國的版圖占去了四分之三。

俄國當此，外敵內亂不期而生。因爲要對付這些反動運動者，維持革命事業，就有養二百萬赤軍之必要。

因爲要養赤軍，不從農民徵收穀物就不得下台，又想復活都會的工業

，不得不從農民處支給勞動者的食物與原料。

若都會的工業發達了，能充分支給穀物的代價——農民所必需的工業生產物，那就不成問題。但是俄國的大工業，發達很遲，加上五年戰爭的結果，都會的工業，受了農業以上的打擊，生產力衰弱得不成話了。勞農政府仍然繼續這種狀態，拚命的想法子恢復生產力的元氣，可是戰爭的結果，一般大工場，都不得不轉向製造軍需品一方面；農民的穀物代價——工業生產品，那有力量滿足他們的要求呢？論起來，農民的生產力一增高，從農民處得了很多的農物，都會的工業生產也就有增高的必要；要增高工業生產力，不得不從農民得豐富的農產物；如此，成了一種循環理論去了。

總之，要維持革命，不得不徵收農民多數的穀物。然如上所說，因為工業的生產力不足，都會與農村之間，正當的交換也不行。此時

俄國新經濟政策

一二

若是農民拒絕交納剩餘的穀物又要賣穀機的高價錢，秘密的輸送到都會，……那就強制徵收剩餘的穀物之外，或更取戰時的非常手段，最初一九一八年，工場勞動者，組織了無數的宣傳隊送到農村去；又將農村的貧雇階級分子，組織成貧農委員會，……去支配富裕的農民，才稍稍把穀物的流通，弄圓滑了些，可是一時要養活五百萬以上的赤軍，和維持必需工業，這種不規則的方法，早就不完全了，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所需的穀物，要應生產力的要求，於是向各地方去分配加租，同時對於教會的工業生產物的剩餘，令食料委員，統統送到農村裏去。當時農村大宣傳一起，於一九一二年收集了三千萬盧布的穀物，一九一九年一億一千萬的盧布；一九二〇年有二億六千萬的盧布。

如此對於農民穀物的代價，務必把工業生產品分給他們，但是爲

數極少，大部分都是紙幣。一九一八年與一九二〇年中間，農民給政府供上的農產物，其代價與工業生產品兩抵下來，一年有五億以上的相差。其實赤軍的兵卒，六分或八分是從農民中出來的——這且暫時不談。然而農民要維持無產階級的革命，其犧牲之大，可想而知。

革命的結果，因為農民犧牲過大，反使蘇維埃的勞動者們，得了便宜，到歲的農民，對於勞農政府，怨聲大作。但於事實上，就竟不然。革命中占便宜的，並不盡是蘇維埃的勞動者，鄉間的農民，其實比他們好得多。一九二一年七月至八月，第三國際聯盟大會開幕時，布哈林的演說中有幾句得力的話：「農民雖是苦，未必有勞動，那樣利屬。別的什麼權利，或政治的權利，且不必說，在經濟上若起來，農民比一切的階級都要占利益些。無產階級，雖說是勝利階級，而在經濟方面，農民所得的利益，超過無產階級幾倍」。農民不吝惜徵收谷

俄國新經濟政策

一四

物，是實在情形，乘着這個機會，帝政派的殘黨、社會革命黨、無政府主義者，都來煽動農民給勞農政府搗亂。可是這些反革命軍，只得勝所佔領的地方，不論何處的土地，盡從農民手裏奪回，交給大地主。農民在戰爭中，支持勞農政府，已吃虧不少，怪不得各地方都舉起反旗來。但是要維持革命，難免不做出些對不起百姓的事情來。其惹禍的根子，就是徵發制度。

徵收穀物時，同時又有防止他們秘密輸出，或做投機的買賣，於是穀物爲國家所獨占，禁止自由買賣。但是這種制度的根本主義，如後篇所說，大有經濟的矛盾，決定不是穩當的政策。又因此制度出現，即刻使社會主義的農業，進步生出大障礙。在當初一九一八年勞農政府，已有主張納稅制度的決心的表現，不過因戰時狀態，簡直沒有實現罷了。

(四)

但是到一九二一年，形勢忽然一變。一九二〇年一月台居金一死，亞爾漢格爾入了蘇維埃的掌中；十月十二日與波蘭國訂的休戰條約成立，十一月十四日擊破藍格爾的軍隊。資本主義的各國，從此覺悟了武力干涉是沒望的。於是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英俄通商條，居然調印。

如上所述的，一般農民，至死都反對無產階級獨裁制度，勞農政府，若是單靠武力來支配農民，那就錯了念頭。布哈林說過的：「那樣的事情，雖說是有權力的政府，到底還是不成功的」。勞農政府，能繼續三年多的徵收制度，也並不是暴力的結果，其實革命運動，被反革命運動逼迫之間，這種制度，也據有相當經濟上的基礎，但是內外的戰時狀態一去，平和狀態一復元，此政策的經濟上根據已失

俄國新經濟政策